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

且說徐良這一鏢正打在周瑞手背之上，鮮血直流。周瑞撒手丟刀，回頭就跑。邢家弟兄哪肯叫他逃命，尾於背後，也就趕下來了。周瑞躡出樓外，徐良說：「光跑了一個飛毛腿，後跑了一個病判官，就是別叫這白菊花跑了。」忽聽東屋裡大叫一聲說：「都跑了？不叫我出去，你們也含糊不得，這個菊花該我拿了。」又聽得「嘩啦」、「叭噠」、「磕噠磕噠」。「嘩啦」是把桌上傢伙摔為粉碎，「叭噠」是把圓桌面翻於地下，「磕噠磕噠」是劈了兩個桌腳子。原來是智化的主意，教張龍、趙虎把雅座的門堵住，不讓韓天錦出來，怕他沒什麼本事，萬一受點傷，身價太重。韓天錦在裡邊看了半天，此刻真急了，把桌子一翻，劈了桌腳子就從窗檯子上邊出來了。喊叫一聲說：「打呀！」智爺說：「你別打，是我。」韓天錦看這個也打不的，那個也打不的，又不能到白菊花身邊，急的他亂嚷亂罵。智爺跳下桌子，仍把他擁到裡間屋中去，說：「用不著你動手，連我還不出去哪。」再說白菊花遮前擋後，始終不能逃躡，倒是飛毛腿高解逃了性命，在前邊跑著，蔣爺在後面追著，他看蔣爺瘦弱枯乾，料著沒有多大本事，自己躡上醬缸，蹬著醬缸的缸沿，颯颯飛也相似，一直奔西去了。蔣爺哪裡肯容他逃竄，也就躡上醬缸，緊緊的追趕。追到西邊有個平台，是人家雜貨鋪的後院的屋子。飛毛腿一縱身躡上平台，蔣四爺也就跟著躡將上去，看那高解早就躡下去了。蔣爺往那院裡一看，是雜貨鋪的後院，堆著好些個囤子，囤裡是些乾果子。再找高解，蹤跡不見，蔣爺不肯追趕，因為高解在暗地，自己在明處，一定要追趕，怕自己吃虧。往下看了半天，並沒有動靜。一回頭，見病判官周瑞叫邢家弟兄追著在缸沿上亂跑，可笑那邢大爺追周瑞，邢二爺又追邢大爺。周瑞見邢如龍是一隻眼睛，總打算把他繞在醬缸裡邊，自己才好逃跑。也對著邢如虎實在太愚，淨追他哥哥，絕不知道分頭一擋，豈不就把周瑞攔住了麼？已經跑了三個來回，蔣爺高聲嚷道：「邢二老爺，別追你哥哥了，分頭一攔，就擋住他了。」這一句話把如虎提醒，往北一歪身，提著刀說：「你往哪裡走！」周瑞手無寸鐵，只可回身仍奔西，也就看見那個平台了。到了台下往起一縱身軀，往房上躡，正在脫空之際，被蔣爺用於中青銅刺一晃，周瑞見眼前一晃，自己不敢上去，往回來一翻身，腳找缸沿，焉能那麼樣巧，只聽撲咚一聲，正掉在醬缸裡面。邢如龍下了醬缸，把石板蓋在醬缸之上，自己往上一坐。蔣爺問：「你覺著醬缸裡面怎麼樣了？」邢如龍說：「他在醬缸裡噉噉噉直撞這石板哪！」蔣爺說：「可別把他醬死。」自己下了房，奔到醬缸這裡，又問：「這時候怎麼樣了？」邢如龍說：「這半天可不撞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下來罷，別把他悶死。」邢如龍跳將下來，把石板揭開，蔣爺一看，人已然不行了。蔣爺一伸手，把他往上一拉，通身是醬，已然氣絕身死。蔣爺說：「可惜，我說要留他活口，邢大老爺，你難道試不出來麼？他不大很往上撞，必是不行了，你還在上頭死坐著，他會不死！重新把石板蓋上吧。」蔣爺二位往外要走，掌櫃的出來說：「人命關天，我們醬缸內醬死一人，你們打算要走，那可不行。」蔣爺同著邢家弟兄說：「掌櫃的，咱們櫃房裡坐著，我告訴你話說。」隨即進了路南那個小門，到了櫃房，問：「掌櫃的尊姓？」掌櫃的說：「我姓趙。」蔣爺說：「趙掌櫃的，我姓蔣名平，字澤長，御前三品護衛。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，我們奉旨拿賊，方才這個醬缸裡的就是他們同黨伙計。你可不許聲張，此事絕連累不了你，這一缸醬，該賣多少銀子，我們不能短少你的。你若把風聲透露，拿你到開封府用狗頭劍把你劍為兩段。」掌櫃連說：「不敢不敢。」伙計進來說：「又從樓上下來了好幾人，都往西跑下去了。」原來是白菊花到底賣了一個破綻，躡下樓來。徐良說：「大家快追。」打頭就是白芸生、盧珍、艾虎、山西雁，下了樓，緊緊一追。白菊花躡到西邊，跑上牆去，由牆上房，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，撲奔正北，順著白沙灘往北，將到五里新街後街的西口外頭，忽見從巷口出來了南俠、智化、馮淵，後面還有張龍、趙虎。這幾人見白菊花下樓往西跑，智爺說：「隨我來。」就從樓上往下一躡，南俠、馮淵也就跟著躡下來了。張龍、趙虎也從樓上下來。智爺往北街跑，大家跟隨，由北街往西，迎面正撞著白菊花，展爺一揮寶劍說：「欽犯哪裡走？」白菊花一見嚇了個膽裂魂飛，暗暗一想，後邊小四義本就不是他們對手，前邊又有姓展的擋住，這便如何是好！自己無奈何，掏出一枝鏢來，明知也是打不著他們，暫作為脫身之計，離展爺不遠，對準就是一鏢。展爺往旁邊一歪身，這一枝鏢幾乎就把馮淵打著。白菊花一抖身撲奔西北。後面眾人哪裡肯捨，緊緊一追，淫賊知道，五里屯東北有一道長河，這河名叫涼水河，自己想著，要是跑到涼水河也就有了勝命，大約他們這些人全下會水。正跑之間，遠遠就看見了一段水面，歡喜非常，直奔水去。山西雁瞧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，暗暗著急，往前後一看，沒有蔣四叔。口中就說：「蔣四叔這個工夫上哪裡去了？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，咱們這裡有會水的沒有？」艾虎聽著，大料白菊花這一下水，自己可以把他拿住。皆因他在陷空島跟著練的水性，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睜眼。果然行至涼水河，白菊花衝著大眾哈哈一笑，說：「晏太太爺走了，要是能耐的，在水中拿我。」唻的一聲，跳入水中去了。徐良說：「壞了壞了。」大眾一怔，艾虎說：「不用忙，待我下水拿他。」自己往前一躡，唻的一聲，也就跳入水中去了，見他單胳膊把一人往肋下一夾，往上一翻，把賊人夾至岸上。大眾過來一看，要問賊人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